

省三 著

上海文艺出版总社
百家出版社

读岸

I247.5
4686



省三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百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泥岸/省三著. —上海:百家出版社,2005. 11

ISBN 7-80703-349-5

I. 泥... II. 省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108840 号

责任编辑 计敏

封面设计 梁业礼

泥岸

省三著

上海文艺出版总社

百家出版社出版发行

(200032 上海市茶陵路 175 弄 3 号 www.shwenyi.com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江苏句容排印厂印刷

开本 890 × 1240 1/32 印张 15 字数 386000

2005 年 1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80703-349-5/I·40

定价:25.00 元

省三著

上海文艺出版总社

第一章

1

戚怀玉心中有鬼,看见红裤带,梯突一下,失声叫道:“倒忘了这茬儿!”

一九八八年初,阴历兔年末尾,天空老是阴沉着,铅色,没有风,蔫蔫地贴皮贴骨冻人,偶尔飘些雨星儿,间或夹着软雪,半死不活的,不给一个干脆,好像大白天把人关在没有窗帘的电影院里反复放映一部乏味的电影,浑浑沌沌影影绰绰,闹得人特别容易怀揣沮丧。

戚怀玉火走一经,这一阵儿眼皮老是跳,说病不是病,心烦。民间验方简便易行,撕一块小拇指甲大小纸片贴上,理当立见功效,这回却不行,多加一层擦上镇压,仍旧跳。

左眼跳财右眼跳祸,两利相权取其重,两害相权取其轻,她希望破财消灾。钱包塞些零钱,揣在兜里鼓鼓囊囊胀眼,故意在菜场人稠处挤,如此者数日,居然天下无贼,没碰上一个有恩有义的扒手成全。她心里打鼓,此次眼皮之跳,并非跳财,乃是跳祸。

女儿卓娅从鹭桥托人送来红裤带,提醒了戚怀玉:龙年在即,本命年就要到了。女儿有孝心,用红丝绸做的裤带,两头缝着猴筋儿塑料苍耳搭扣,正面还用黄丝线绣上二龙戏珠,显得挺精致。这

种裤带，原本是系老式抵裆裤用的物件，如今象征性大于实用性了，本命年系着祈福禳灾。戚怀玉受到感动，眼圈儿红了。心里却犯嘀咕，自己的梦自己圆，她对红裤带道行持怀疑态度。头几轮本命年，也是系了红裤带的，都不顺当。六十年一个甲子，这一届本命年为人生超等本命年，沟坎必多，琢磨着须得增加别的更稳妥的措施方保无虞。刚刚收下红裤带，就听见有客敲门，造访者是晚霞模特队召集人朱兰芳。

这个朱兰芳跟戚怀玉同庚，也是吃过三千年人参果的精怪，任凭落花流水逝者如斯，却驻颜有术，至今仍保留着大部分当年姿色，令人啧啧称羨。两人为“晚霞”一左一右两根台柱，半敌半友，明里热呼，暗中较劲，谁都怕输给对方。

朱兰芳当年是省京剧团当家花旦，大红大紫，人称“活红娘”。那时光，朱同师父荀慧生合影的大照片就挂在剧场售票窗口旁边墙上，号召票房。师父是四大名旦之一，朱嫌不过瘾，取艺名兰芳，将四大名旦魁首梅兰芳囊括进来，一马双跨，从中可看出这女子的非凡抱负。提起当年红遍江南半边天的顶峰经历，戚怀玉自认铨她一头。朱兰芳当召集人，众望所归，其中也有戚怀玉投的一票。舞台上演花旦的朱兰芳生活中也是花旦作派，喜欢一惊一乍，夸张其词。两人见面，原本先有一些业务上的事宜要谈，不料朱兰芳眼珠子叽哩骨碌在戚怀玉脸上乱转，有了文章。朱转眼珠是经过科班训练的那种，能把观众魂儿勾走，让你一糊涂就是若干年。朱兰芳嘴里啧啧有声，半晌，这才大惊小怪地说：“哎呦哎呦，大青衣，不怕你会修饰，变着法儿装嫩，到底还是挡不住告密者！”朱兰芳管戚怀玉叫大青衣，因为戚平素深沉。戚怀玉被她整得心里没底，又听她话不着调，不免有些生气，骂道：“一张乌鸦嘴，胡吡什么呀！”朱兰芳将戚怀玉拉到穿衣镜跟前，拉亮上头的灯，指着戚的颧骨：“你顺着我的手腕儿瞧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老年斑！美女戚怀玉长老年斑啦！”

戚怀玉一听老年斑三个字，如同蜂螫蝎刺，不禁一咧嘴。照着镜子仔细搜寻，见颧骨边上果然有一块膏药釉子颜色，恰如一滴浊

泪,不免黯然神伤!再看朱兰芳那张脸光鲜粉嫩,居然没有一点类似的东西。人比人气死人,这使她有些泄气。怀玉心想,一叶惊秋,本命年未到,先自挨了当头一棒,前路只怕注定逆风多于顺风了。

挫了锐气的戚怀玉,联想连日来眼皮跳,就定定神对朱兰芳说:“兰芳,你得帮我。”朱兰芳说:“呦呦,大青衣手眼通天,长袖善舞,有什么事要人家小不拉子帮忙?小姐,莫不是果真打熬不住,内分泌失调了?如要红娘出马,尽管知会一声,便当得很,库里张生有现货。”

戚怀玉照她肩膀捶一拳,道:“死人,人家都快急死了,你还在那儿耍贫嘴,不亏别人骂你白骨精,一肚子坏水!兰芳,龙年是我本命年,是道大坎儿。我这人一到本命年就特不顺。这不是,龙年未到,先头眼皮跳,还没好呢,这功夫又来了老年斑,你一点惺惺相惜都没有,可恨也不给我做个伴儿,真不够意思,你瞧你一张脸多光溜呀,叫人羡慕死了。”

这年头谁服谁呀,朱兰芳看出怀玉真诚,受了感动,便推心置腹地说:“你单知道我多少年如一日练体形,走猫步,不敢吃这,不敢吃那,一天到晚掐着个瘪肚儿,苦熬岁月。说起来,那都是明面上的玩艺儿。怀玉,到底自然规律不可抗拒呀,人不服老不行,现在我都不敢扒一字了,那天表演太极拳,白鹤亮翅稀松平常一个破动作,也不知咋闹的,膀子一根筋拧了,疼得眼冒金星儿。跟着金鸡独立没站稳当,打个趔趄,一条腿咣唧就撂下了,真现丑呀!怀玉,实不相瞒,关键是内里的修为才能持久,从打五年前我就吃斋向佛。我师父是有名的高僧,哎,真的,求他老给你指点指点迷津!”

戚怀玉对宗教一向疏远,早先到过朱兰芳家,朱家住房窄小局促装修简陋,同朱一身贵妇行头形成鲜明对照,活生生印证坊间“不怕屋里火烧,单怕出门跌跤”那句俏皮话,当时怀玉忍不住暗笑。朱家小阳台的排场给怀玉留下的印象有点大不敬。一个角落设了佛龛,玉佛、香炉、幔幃等,样样不含糊,均按比例微缩,俨然一座袖珍小庙。戚怀玉摸摸兜里挂在钥匙串上的玻璃小鞋饰件,忍

不住噗哧笑了。心想，世界真奇怪，有些东西一缩小，怎么就显出滑稽来了呢。

今天，经朱兰芳一番开导，戚怀玉对自己当初亵渎神灵得罪拯救者的思想言行有些后悔了，就说：“兰芳，临时抱佛脚灵吗？到外地旅游我也逛过寺庙，城里普佑寺也去过，偶尔随帮唱曲在外头大铁香炉里烧烧香，掏几个钢崩儿随些功德，抽个签儿啥的，都是浮皮潦草，从来没有缘分见着正牌儿高僧。”

朱兰芳撇嘴一笑：“嗨！普佑寺？我说的不是普佑寺，普佑寺在花花世界闹市里头，不正宗，都是些塑料和尚，钻善男信女空子，蒙吃蒙喝。我隔壁邻居杨嫂也是个信佛的，在餐馆当清洁工，有多少回看见普佑寺管司仪的和尚，傍黑脱了僧袍戴着墨镜下馆子喝酒吃肉，鲁智深似的。就这德行，普佑寺肯定入不了咱的法眼，我说的是莽山卧佛寺，在深山里头一尘不染，那才叫佛门净土呐，大和尚叫弘法，人家才叫真和尚呐！文革当中，和尚尼姑让红卫兵赶回红尘，立场不坚定的，还俗的还俗，生儿育女的生儿育女。人家弘法大师，把衣钵文书埋下，独自一人躲进深山老林修炼。等文革劫后找到他，瘦得剩一具骷髅了。我跟卧佛寺不是一般关系，里头十几号和尚四季水果至少有一季由我供给，几年工夫，一点积蓄都花在这上头了。怎么样，算个虔诚施主吧？我带你去找我师父，不看僧面看佛面，一准儿有好法子教你。”

戚怀玉怦然心动，便有了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念头。朱兰芳是个雷厉风行角色，凡事讲究趁热打铁。当即安排时间表，说晚霞模特队表演定在星期六，中间两天空闲正好到卧佛寺打一转，公私两不耽误。

2

戚怀玉、朱兰芳按约定半个钟头后在长途汽车站会合，即刻便有车主过来殷勤兜搭，私人大客车手续简便，不用窗口买票，直接

上车,按先来后到堆柴码砖法则安排座位。因需等客满开车,趁这当儿朱分秒必争,下车刮一阵旋风,在旁边鲜货摊子采购两箱苹果,一箱鸭梨,一箱蜜橘,指挥摊主用救火速度搬上车顶货位。

戚怀玉争抢着付款,朱兰芳不允,你推我搡撕撕掳掳,当即演了一出《二女抢板》,令佛感动。末尾,戚急了,威胁说不叫她付款她就转身回家。朱兰芳才同意采纳AA制,各付一半。

一路无话,汽车于下午三点安抵莽山脚下,因中间有一段五公里修路开挖,汽车像瘪谷在簸箕里抛上抛下,人遭罪,有些疲惫,就雇个挑夫登数百级石磴,将水果挑上山顶卧佛寺。

朱兰芳原本期望众僧迎接场面如往常那般雀跃,也好给戚怀玉一个印象,知道朱某人神通广大。不巧,此次庙里气氛诡谲,人都耷拉着眼皮儿,表情收敛露出悲戚。

原来大和尚弘法病笃,处在弥留之际,人已抬进缸内,等着坐化。

坐缸周围弟子(含俗家弟子即居士若干名)高声诵经,有心想旁骛的,说了一声“朱施主来了”,僧众明白朱施主乃水果化身,知道又有酸甜到了,不免有些涣散,一个个俱逃不脱巴甫洛夫学说铁则笼罩,发生条件反射,忍不住吞咽口水,念经的动静也不正规了。

这个变化太显著,连坐在缸里命如游丝的弘法大师都察觉了,他吃力地睁开眼睛,瞥见朱兰芳一脸悲戚,大师嘴角抽搐一下,意思笑笑。朱兰芳感动了,眼角湿润过程当中,仍不忘得意地朝戚怀玉瞟一眼,戚怀玉心下果然有些折服。

老和尚恋栈,魂不西去,僧众被拖了两天两宿,也疲塌了。见戴眼镜的了智领头停止敲打法器,就一齐松弛下来,停止了诵经。几个浮躁的乘机起身急匆匆猫着腰捂着肚子逃出大殿,无须言说,此举系万人难敌之普世性招牌动作,佛祖亦怪不得。

朱兰芳变魔术似的换上一件玄色长袍,样式有点像舞台上《金玉奴》里落魄公子莫稽穿的那种,只是没有许多补丁。新装束的朱兰芳亮出非同凡俗的居士身份,立即同环境浑然融为一体,上前同

了智耳语,说明来意。了智迟迟疑疑,瞥见师父脸色有些生动,就走到师父身边,伏身用手比划着,把朱兰芳的请求传达一遍,弘法大师沉吟良久,对了智嗫嚅几句,便闭目不语了。

了智将两人招呼到殿外,低声说:“师父开示,施主朝西北方向出二百里拣个僻静地方住下,或可躲过灾祸,平安顺遂。”言毕便低着头迈着碎步回大殿去了。戚怀玉揣着领过圣旨的心思,掏钱买香插进香炉,跪在蒲团上磕了三个响头,又按朱兰芳指引,往功德箱里投放了二百元现金。

就在二百元钱落入功德箱一霎,大殿里忽然传出一片骚动,跑出来的和尚惊呼:“师父圆寂了!师父圆寂了!”旋即,扩音器开始播音,悲怆佛乐天籁之音伴随着僧众诵经声敲打木鱼声鼓声,回荡在卧佛寺大殿上空。朱戚两人连忙双手合十,一迭声念诵阿弥陀佛,阿弥陀佛,朝大和尚遗体礼拜完毕,就退到僻静处去了。

两人到斋堂草草用过斋饭,一怕碍手碍脚给人家添乱,二怕盘桓耽搁了星期六演出,就趁着天未断黑赶紧下山,在山脚找了一家小旅馆住下。

晚上,睡前洗漱中间,朱兰芳见戚站在镜子跟前发愣,知道还在纠缠上午那桩公案,便说:“怀玉,还惦着老年斑破事呀?何必呢,实话告诉你吧,俺打心眼里嫉妒你!闲着没事儿,一个指标一个指标跟你比赛,无论怎么比,金牌总是落入你的虎口。来来,坐下,让俺一件一件跟你摆摆。头一件,你嘴紧,不像我这么婆婆妈妈信口开河,树老根多,人老话多,这一项你赢。再说体型,自然规律人老腿细,你看你大腿屁股鼓鼓紧凑,小蛮腰倒魔鬼一般细瘦,我研究过,你属于洋人体型,你看那些西洋油画,穿衣的裸体的,都是你这个样子。”听到这句,戚怀玉有点走神儿,蓦地想起一个人,年轻时男友次龙,他分明说过类似的话。还有那张次龙画的戚怀玉裸体画,二人在洋河里肌肤相亲的感觉……

念头一闪而过,因朱兰芳说的句句受用,怀玉不忍分神。

“相比之下,俺的腰粗,腿肉松弛,这一阵又败了。第三条先天

优势，北人深目隆鼻长脸，透出洋气，脸长人经老。俺这张爷娘给的圆脸让我伤透脑筋啦，亏得京戏化妆从祖宗那儿传过来就有贴鬓的手艺，拼命把脸弄窄，人民喜欢窄脸。你瞧你鼻子眼睛都没挪窝，没变形，最让人销魂的两片嘴唇，肥厚细腻，加上一口糯米白牙整整齐齐，一颗不残，红唇皓齿，太性感了！我嘴唇薄，多半辈子演戏化妆叫口红给坑苦了，一道一道皱纹，老蚯蚓似的，这也是职业病，没有办法可想。还有你那一双手，指甲，根根指头水葱儿似的。怀玉，你是美人坯子，六十岁的人了，有这个模样，算得上天生尤物，该知足了，也不知道你年青时候颠倒过多少男人。怀玉，你刚烧过香礼过佛，不可打诳语，这辈子跟多少男人上过床？从实招来！”

一席话前头一段听得戚怀玉受用，临到末尾荒腔走板，朱用的是唱戏官老爷审案的腔调儿，言者无心，听者有意，触到怀玉千年痛处，她只觉得脊梁发麻，不禁打了个寒颤！作为一个女人，她的性经验太奇，奇得别人无法想象！

偏她又是一个死挣面子的主儿，心里揣着永久无法了断的案子，人成了响鼓，轻轻一敲便有大动静。她连忙别过脸，背着灯光闭目片刻，让心跳恢复正常，表情褪去变毛变色，这才扭过头正色道：“越说越不着调了，姥姥级别的人了，扯这个！”

朱兰芳说：“呦！火啦？怀玉，不怕你掖得严实，猴子尾巴变旗杆，瞒不过二郎杨戩，你们家老郭死有十年了吧？女人如花，学宋美龄牛奶洗澡，学歌星羊胎素当饭吃，没有阳光雨露滋润着，也早枯萎了，哪能这么保鲜！阳光雨露是谁？还是招了吧，免得俺大刑伺候。怀玉，俺讲的是科学，想遮掩是遮掩不住的。”

“你一辈子在舞台上风骚惯了，一肚子花花肠子，先坦白坦白自己吧，这辈子相好的能有一打儿吧？”戚怀玉怕朱兰芳追穷寇，就发起绝地反攻。朱是个城府浅的，摇身一变，法官告白道：“怀玉，我跟你讲，你别看我表面疯疯癫癫，快乐无边，骨子里其实好悲观。我心托明月，明月照沟渠！为啥信佛？觉着自个儿命苦呗。有时候懒怠活了，真想拿根绳一勒了断算了，漂亮女人一生要活两辈

子，咋说呢，还不都是叫男人坑的！”

见怀玉不住点头，眼圈儿红了，朱兰芳连忙转舵，“怀玉，我是半个棺材瓢子了，上回体检出血糖高，一张嘴给封住半拉，这个忌口那个忌口，好东西摆在那儿瞪眼不敢碰，人都烦死了。你里头零件该没什么毛病吧？”戚怀玉说：“我没去查过，查出毛病来又当如何？背着思想包袱过日子，反而不如稀里糊涂好。人上年纪了，毛病迟早都会找上门来。我就是有的时候觉得头重脚轻，一个人无精打采的。”

展览病痛，损儿媳不孝，是姥姥辈女人常话常新两大主题，戚朱两个心高气傲的老美人也不能免俗。

古道热肠的朱兰芳忙说：“那你可得注意，赶紧到医院去查查血脂血糖，你那个症状，心血管多半有毛病了，养病如养虎，糊涂着怎么行？”戚怀玉人困倦，不愿再深入讨论下去了，便说：“早点睡吧，明儿个赶早班车，下午还得走台，得留点精气神。”

第二天坐早班车回家，因行程安排紧凑，没耽搁星期六的表演。从此，二人友情有了升华。戚怀玉说：“多亏遇上你这个贵人，要不是依着你嘎叭溜丢脆的脾气，稍微磨蹭磨蹭，耽误一个时辰，就见不着大师了。”鸟之将死其鸣也哀，人之将死其言也善，大和尚指点带有遗嘱性质，怀玉满脑子西北方向二百里，西北方向二百里，有点走火入魔了。这天晚上，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折腾，墙上老挂钟当当当打过十二下，忽然来了灵感：西北方向二百里，不正是女儿卓娅家么！鹭桥在省城西北方向虽然不到二百里，少那么三五十里路，按四舍五入法则计算，也敷衍得过去。对，赶在兔龙交接春节之前就搬到卓娅家去住！反正灶王爷绑在腿肚子上，走到哪儿，哪儿是家。

3

卓娅没有母亲的那种丹凤眼，又是单眼皮，个头儿也没有母亲

高挑,从小就是个自卑的人。

天理不公,刚会迈步得了小儿麻痹症,一条腿落下残疾,她活得特累,走路须打迭精神踮着脚尖儿,防止他人产生消极观感。也不敢穿裙,成了铁杆长裤党。

那条好腿,圆润白皙,得母真传,透露出卓娅天生是个不折不扣的美腿女郎。可惜,足以让白马王子心动的美腿受病腿株连,被埋没着,永无展览机会,这对于一个爱美女孩多残酷呀。

个人不幸之外,还摊上集体倒霉,五十年代中期出生的这辈人净踩瘪点儿:长身体需要补充蛋白质脂肪钙铁硒锌时,遭遇瓜菜代螺旋藻,黄皮寡瘦闹浮肿。该念书了,躬逢轰轰炮打司令部,停课闹革命,拆庙撵和尚。十三岁,正是在父母跟前撒娇的年龄,自己背着行李卷从省城步行一百多里路,来到清平县山沟上学。每日的功课,拿镰刀斧头当笔在水田林场大本子上做作业。后半截政策好了,人有人路蛇有蛇路,家长们在一夜之间像缺氧池塘里的鲢鱼,争先恐后浮出水面,挣扎比拼,于是同学日日抽签儿,陆续返城。卓娅被婚姻绊住,只有当观众分享别人快乐的份儿。

她嫁给一个上海知青,白面书生虞本西,生下一个儿子小名偏偏。按政策,无须家长疏通,虞本西本来也有上调回沪机会,他同卓娅感情原本薄弱,没有一拍两散盖因一个人牵扯,那个人便是偏偏,偏偏改变了父母的命运。虞家从本西上溯,三辈一线单传,虞家信条,宁舍江山不舍儿,对偏偏志在必得,害怕闹起离婚官司法院把孩子判给女方。论势力,郭家人多势众树大根深,虽不能说是地头蛇,外乡白丁虞本西却肯定不是强龙,况且强龙也难压地头蛇呀!虞本西及其父母权衡再三,没有胆量冒险,夫妻俩回城的事就这么搁置下来。

事有大谬不然者,倒是稳定剂偏偏,把别人拴住以后,自己却鞋底擦油,肉身虽暂留山沟,身份符号——户口,早已先期落在上海爷爷爷奶家,成了正宗阿拉上海人,走是迟早的事。

塞翁失马焉知非福,浩浩荡荡胜利大逃亡洪流过后,白地上,

虞本西、郭卓娅这一对反潮流夫妻渐渐凸显出来,进入了领导视线,并且滤掉真相,另有政治元素添加进来。于是,便有了邢燕子侯隽一类英雄味道,很是占俏。奥援有力就不用说了。一九八四年普遍刷新人事遴选第二梯队,虞本西平步青云当上副县长,不久又加“常务”衔,主管经济,成了十万人小县的一颗耀眼新星。卓娅也不再一天到晚系着一个脏围裙摆弄油壶油桶米口袋,从基层粮站调到县粮食局机关当了喝茶看报的办公干部。寓所也旋即得到改善,本来可以搬进县委县府宿舍大院,虞本西人孤僻,不愿跟人扎堆,就让有关部门在鹭河边圈一块坡地,由他亲自选点,北傍雷岭,南依鹭河,给他单独盖了一幢二层小楼。

屋前这段鹭河水头撞上山丘,势如破竹,形成一个小劈岔,虞本西按水榭格局,骑在河岔小溪上另外盖了一溜平房做厨房饭厅。骑河饭厅地面铺上整张大块厚玻璃,河水在脚下潺潺流过,低头可欣赏鱼鳖虾蟹在石缝水草间游动,屋子里有如此这般的亲水风景,也亏了他苦心构思,虞给饭厅取了个雅号,叫“金鱼缸”。

虞本西虽然生不逢时,少小年纪漂泊异乡,到底有海派文化熏陶的童子功,内心崇拜西方文明,根据上海小洋房的童年印象,他在饭厅修了个壁炉。山里杂木品种繁富,香樟、株木、青钢栎、苦楝、酸枣、梓木、油槌等等,燃烧起来各有各的气味。

眼前火苗跳荡,闻着木柴燃烧散发的气息,在灰烬中烘烤红薯啦,鸡蛋啦,腊肉啦,什么东西到这里都能增色增味。他把书房也部分搬过来,一得空闲,就躺在壁炉前摇椅上喝茶看书。低头观鱼,抬头透过宽玻璃窗远眺鹭河,波光粼粼,一抹青黛远山含烟,维多利亚时代田园牧歌式情调就烘托出来了。

新房落成不久,戚怀玉应邀小住数日。丈母娘特别中意“金鱼缸”,就吩咐把床从客房搬过来,干脆住进去。壁炉里燃烧木柴的火苗、气味使她的怀旧之旅仿佛魔杖一挥,时间空间阻隔尽皆消遁于无形。根,北方的柴灶、火炕、火墙,童年往事,所有飘忽遥远的东西均纷纷降落,变得如沙发扶手一般切近,任她触摸。

……冬日之晨，窗纸透进麻麻亮，不知谁撩起棉门帘，外屋厨房锅碗瓢盆响，六岁怀玉醒了。她睡在炕梢儿，早炊过膛火接着昨夜余烬，把炕烧得暖暖和和。怀玉裹着棉被坐起朝外屋张望，正赶上母亲揭锅，木头锅盖好大，足有爹赶的马车轱辘那么大，幸好分成两片儿，若是囫囵着，瘦弱的妈肯定拿不动。半拉锅盖一掀，哎呀哎呀，好美好美呀，一霎时随着一团雾气升腾弥漫，灶台上豆油灯光在烟雾中弥散弯曲，好像七彩墨汁倒进池塘水里，顿时幻化成一团缭绕软虹，把锅台那兒儿渲染成一片童话世界，仿佛能在当中找到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身影。接着，鼻子便闻到锅贴苞米面大饼子糊嘎嘎的香味儿，馋虫要打嗓子眼儿爬出来了。

小怀玉经历的这幸福一幕，成为绝版，今生无缘重温第二回。半个世纪之后，女儿家乡间小屋唤醒了尘封已久的童话记忆，令她既感伤又甜蜜。戚怀玉打电话给女儿，透露到鹭桥小住的想法，卓娅自然兴高采烈。戚怀玉说，傻丫头，你一个人说话不算数，还得看女婿的态度。

虞本西未假思索就说了许多拜年话儿。他心里揣着小九九，深知丈母娘不是凡人，若没有她，他虞本西难有今日造化。人的本性经常是得陇望蜀，没个止境。虽风光得可以，到底“常务”后头还坠着个“副”字，被人叫得口溜的虞县长，每一回递名片，总有头戴一顶赵本山帽子出入五星级酒店的感觉得。且仕途如登，步步存在变数，如不趁早扶正，随着年龄优势渐失，越往后障碍必多。岳母欲来长住，难得有这样早晚亲近的机会，他当然求之不得。虽然家里多出两只眼睛，平添诸多不便，到底利大于弊。

戚怀玉心里好生滋润，暗想两个儿子维屏、三五虽然孝顺，毕竟男子事业当先，情感难免粗糙，再贤惠的儿媳妇，总不如亲生女儿，圆了扁了好说。

行前，她跟长子维屏打招呼，维屏信奉唯物论，觉得易地躲灾太市井，却不说破，还表示热烈赞成。他一向对母亲揣着腹诽，偌大年纪，仍旧不肯稳重，除了打扮妖冶在T型台上浪，还不时便有

绯闻传出，为老不尊，让他在同僚跟前汗颜，既然她肯自我放逐搬到乡下去住，他自然乐得顺水推舟。

至于次子三五那儿，戚怀玉觉着不必通报也罢。自古商人重利轻离别，三五也不例外，一年到头天南地北满世界乱窜，是个没把儿的流星，对母亲的状况几乎不闻不问。一来二去，这一支人同大家庭就走得疏远了。不过，她对三五的两个儿子倒有些牵挂。这两个孙子，大的叫三军，小的叫五军，都是奶奶连心肉，只是联络一少，情感不免淡化。说到隔辈人，原本内外有别，戚怀玉却颠倒着，最稀罕外孙偏偏。偏偏十岁，长的细皮白肉，一笑两酒窝，十足奶油小生坯子。最绝的是有一手幽默禀赋，抖落个包袱出来，能把人笑倒。戚怀玉知道民间的说法，姥姥疼外甥，瞎狗撵鹞鹰。可是娘儿俩有缘，也就揣着明白装糊涂。

长话短说，戚怀玉在鹭桥住了将近一年，果然平平安安，眼瞅着龙年即将过去，蛇年将至，腊月二十这日晚饭时分，戚怀玉对女儿女婿说：“照咱们家乡的风俗，还有三天，腊月二十三祭灶天，把烟熏火燎一年的灶王爷从灶台墙上揭下，嘴巴抹上祭灶糖，一把火烧了，叫他上天言好事，下界降吉祥，龙年就算打发过去。这一年功夫，难得你们孝顺，我过得特别开心。今年小年，把东南西北一家人都叫到鹭桥来，在世外桃源聚聚。完事儿，我也该回去了。客去主安，你们一家也好到上海去过个团圆年，让偏偏在爷爷奶奶跟前耍耍活宝，人老了，还不就图个儿孙绕膝，乐和！”

这一年，虞本西下足了功夫，收获不小，隐居山沟的岳母在幕后呼风唤雨，摇控指挥，虞副县长（常务）“扶正”一事已然取得实质性进展，一切安排到位，单等这次换届，即可走马上任。

升迁这类事情犹如兵马俑出土，原本漆着有五色釉的兵马俑，一漏风就灰暗了。也不知道哪个环节把虞本西即将升迁的消息给捅出去了，竟没有人敢动搅黄的念头，因都知道虞除了上头有人，还有个身手了得的岳母，这一年住在鹭桥垂帘听政。

原本车水马龙的虞宅，因有利好消息，一班趋炎附势之徒，走

动得更勤了。幸而有一个不显眼的金鱼缸，让戚怀玉躲在里头，这才免去许多应酬之苦。她一见人多就心烦。不过，在她即将离开鹭桥返回省城的时候，静久思动，忽然来了兴致，想一家人好好聚在一起热闹热闹。

虞本西闻风而动，亲自张罗，维屏、三五两兄弟积极响应。三五在海南岛掏金，接到电话以后，全家四口开着一辆“子弹头”面包车，倾巢而出直扑鹭桥。长孙女亚男参加记者团正在韩国采访，说如无意外，肯定能赶上家庭聚会。并且，还特意来电话关照，要带回一件礼物，届时给奶奶一个惊喜，暂时秘而不宣。

4

龙蛇交割小年将至，老龙要抖余威，小龙也不示弱，未成曲调先有情，好像京戏大将出台之前“起霸”，锣鼓点响得能把房盖儿掀掉，先遣八名插着护背旗的花脸将军出来撑足门面。原本响晴的天气，从腊月二十一夜晚开始北风呼号，气温骤降，随后便开始淅淅沥沥下起冻雨，接着演化为一场软雪，雪花湿湿饱含水分，落地消融。只是在屋子山墙北角，才残留着一层菲薄的雪，尽管这样，也足以使年的气氛忽然浓厚起来。

从北方来的戚怀玉，总把雪和年联系在一起，无雪便无过年气氛，这个观念根深蒂固。阴历二十二下午，卓娅、本西都上班去了，偏偏放寒假，躲在楼上睡懒觉，戚怀玉在金鱼缸壁炉跟前摇椅上打盹。

一阵汽车喇叭胡乱鸣响，粗鲁地打破静谧温馨的气氛，一辆汽车开进院里，也不知是因手艺臭，因路滑，刹车不住，把戚怀玉去年冬天来时栽的三棵幸运树之一，枝叶长得最为繁茂的看花石榴碾在车轮底下，等惶急间退回去，看花石榴已然倒地不起了。戚怀玉惊醒了，她起身站在金鱼缸门口，正待发作，见一个人跳下车来。定睛一看，心头一热，叫道：“三五！”

三五大嗓门儿叫道：“妈！”三五人长得五大三粗虎势得很，乍

看粗糙，鼻子眼睛却经端详，透出英气。特别一双丹凤美目像母亲，在浓眉底下显出清澈坦荡，让人看了放心。他留着寸头，肉脖子更粗了，身上穿一件牛仔布半短棉猴，帽子胡乱拖在背上，有点窝囊。戚怀玉心里一阵喜悦，骂道：“你这个冒失鬼，横冲直撞，这个院子轻易没有人开车进来，三军五军呢？”三五说：“妈，一家人全到，连旺旺都来了！”说话间，车门打开，三军、五军从车上蹦下来，一迭声叫奶奶，跑上前来，一左一右把奶奶大腿抱住，差点将戚怀玉掀翻。二儿媳魏军军一套港台打扮，用摩丝发胶喷出高耸蘑菇云发型，空心紧身单衣外边罩一件皮褸，怀里抱着大包小包，身后跟着一只模样奇丑的沙皮狗，沙皮狗名字好口彩，叫旺旺。

军军是个自来熟，跟婆婆打过招呼，跟到自己家里一样，进了金鱼缸，哼哼着，朝摇椅上四脚八叉一仰，连声抱怨道：“这条路太烂，到处翻修，要么翻浆，要么坑坑洼洼，简直是魔鬼之路，把一身骨头都一根一根颠散架了！”

三五把汽车后箱里的东西搬进金鱼缸，搂着妈妈端详半晌，扭头对军军说：“军军，你瞧瞧咱妈，你瞧瞧咱妈！哪像你，整天往脸上乱贴乱抹，上着妆还像个人，卸了妆像个鬼。妈，你老是怎么保养的？跟军军说说，怎么老这么嫩？儿子老了妈不老，这可咋整呢？”

戚怀玉推开三五，说：“你还抽烟！如今文明人哪个抽烟？一张臭嘴，满口黑牙，胡子拉茬的，还腆着脸说人家军军。”军军说：“是嘛，还是妈主持公道，一眼看穿本质，他就是这臭德性，抽烟还不说他，每天喝得烂醉，三更半夜回家！”五军趁机作乱，嚷着说：“奶奶，爸爸在外边包二奶！”三五叫屈道：“妈，你看看，他们娘儿仨联合起来造我的冤假错案，我水深火热呀！告诉你们，俺妈是了解我的，你们的刁状告不入，军军，别枉费心机了。”

这功夫，卓娅、虞本西闻讯回来，主客见面自有一番寒暄不提。虞本西对岳母说：“妈，刚才我接到大哥电话，说他明天肯定来不了啦，蔡书记得了暴病，突然死亡，明天要开追悼会，别的会能请假，